

# 谓词性宾语的句法地位\*

石定栩

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 香港 九龙

**提要** 谓词性成分在充当宾语时会有不同的句法表现,文献中常提到的是有些谓宾可以用“什么”来提问,而有些谓宾只能用“怎(么)样”来提问。一般都认为可以用“什么”提问的谓宾已经“事物化”了,而用“怎样”提问的则保留了谓词的地位。事实上“什么”和“怎样”的对立与词类地位无关,而是同提问对象的句法地位相关。能够用“怎样”提问的谓宾实际上是宾语小句的谓语,本身并不具有宾语的地位,而真正的谓词性宾语只能用“什么”提问。根据带宾语动词的句法特性,可以将谓词性宾语进一步分为名词化了的和名物化了的两种。

**关键词** 谓词性宾语 “什么”和“怎样” 名词化 名物化

**中图分类号** H043 **文献标识码** A **文章编号** 1671-9484(2009)05-0493-10

## 1 谓词性宾语

谓词性成分充当宾语时的句法地位,一直是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。五十年代关于主语和宾语的讨论中,占上风的是名词化的意见,即这种谓词性成分都变成了名词。(《中国语文》杂志社 1956)六十年代初朱德熙明确提出,谓词性成分的功能原本就包括充当宾语,并不需要改变句法地位(朱德熙等 1961),这一意见现在已经成为主流了。

后来朱德熙又进一步将充当宾语的谓词性成分划为两类,而且给出了相应的判断方式。简单地说,一类谓词性成分以下面四例中的宾语为代表,可以用“什么”来提问,已经“事物化”了,成了“指称”的对象;另一类以(b)句中的谓宾为代表,可以用“怎么样”来提问,没有“事物化”,仍然是“对于动作、行为、性质、状态的陈述”。(朱德熙 1982: 101)

- (1) a. 看下棋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觉得很舒服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2) a. 喜欢干净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喜欢干干净净的  
(3) a. 考虑参加不参加        b. 开始写小说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(4) a. 研究自杀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打算自杀

将充当宾语的谓词性成分划成两类,比原来大一统的“名词化”(黎锦熙 1992;黎锦熙、刘世儒 1960;史振晔 1960)理论自然是进了一大步。不过,“指称”和“陈述”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始终不够清晰,理论基础似乎也还有些可商榷之处。(石定栩 2005)用“什么”和“怎么样”来替谓宾分类,具体的操作又总是不够顺畅,所以有改进的余地。

文章从朱德熙的两分法出发,探讨如何界定谓词性宾语的句法地位,并且试图建立一套操作性较强的判断方法,以便更好地描述和解释谓宾的句法地位。

[收稿日期] 2009年2月3日 [定稿日期] 2009年7月24日

\*《语言科学》匿名审稿专家为本文提供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,在此致谢。

## 2 “什么”与“怎么样”之间的对立和谓宾的特点

朱德熙(1982)用“什么”和“怎么样”的对立来区分谓词性宾语,是基于疑问代词在语义上和句法上的对立。一般都认为,“什么”是问人、问事的疑问词,针对名词性成分提问;而“怎么样”及其变体“怎样”是问性质、状态、方式或程度的疑问词,针对动词性或形容词性成分提问。(刘月华等 2001: 91- 101)如果谓词性宾语可分为“事物化”了的“指称的对象”与“对于动作、行为、性质、状态的陈述”两种,理应可以用“什么”与“怎么样”之间的对立来加以判断。不过,疑问代词与提问对象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,并非“什么”与“怎么样”之间的对立所能准确描述(邵敬敏 1995; Tsai & Chang 2004);即使能够由这一对立描述的关系,也并不真的都与“指称”和“陈述”的区别相关。

比如说,在下面例(5)和例(6)中充当宾语的成分都以动词“研磨”为核心,但由于动词和受事“毛胚”的顺序不同,两个动词性成分的句法表现也不同。例(5)中的宾语可以受介词短语和重叠式形容词的修饰,所以例(6)中的各个句子都能说;而例(7)中的宾语却不能受介词短语或重叠式形容词的修饰,所以例(8)中的各句都不能说。要修饰例(7)中的宾语,就只能像例(9)那样,由介词短语或重叠式形容词组成“的”字结构,再由“的”字结构去进行修饰。

- (5) 新来的工人正学习研磨毛胚呢。
- (6) a. 新来的工人正学习在防锈水中研磨毛胚呢。  
b. 新来的工人正学习慢慢研磨毛胚呢。
- (7) 新来的工人正学习毛胚研磨呢。
- (8) a. \* 新来的工人正学习在防锈水中毛胚研磨呢。  
b. \* 新来的工人正学习慢慢毛胚研磨呢。
- (9) a. 新来的工人正学习在防锈水中的毛胚研磨呢。  
b. 新来的工人正学习慢慢的毛胚研磨呢。

一般说来,能够受介词短语和重叠式状态形容词直接修饰的是动词性成分,(石定栩 2001)能够受“的”字结构修饰的是体词性成分。(刘月华等 2001: 475- 483; 石定栩 2004)用郭锐(2002: 84- 87)的话来说,就是“可以受状语修饰”的具有“陈述”性的表述功能,而“可以受定语修饰”的具有“指称”性的表述功能。既然如此,例(5)中的宾语就应该是“陈述”性的,而例(7)中的宾语则应该是“指称”性的。如果“什么”和“怎么样”的对立真的能够区分这两种谓词性宾语,那么例(5)就应该可以用“怎么样”提问,而例(7)应该可以用“什么”提问。可是,这两句话的宾语都只能用“什么”来提问。也就是说,用“什么”提问的例(10)可以用例(5)来回答,也可以用例(7)来回答,而用“怎么样”提问的例(11)却不能说。很显然,“怎么样”与“什么”的对立并不能区分这两种谓词性宾语。

- (10) 新来的工人正学习什么呢?      (11) \* 新来的工人正学习怎么样呢?

上面例(1)至例(4)的a句情况大致相同,其中的谓宾都可以用“什么”来提问,但问题同样在于这种谓宾并非浑然一体。例(12)、例(13)与例(1)a句相似,主要动词都是“研究”,但两句的宾语却有着明显的差别。下面的例(12)里的“自杀”作为量词结构的补足语,应该是体词性的,或者按郭锐(2002: 84- 86)的说法是“指称”性的;例(13)里“自杀”受介词短语的直接修饰,所以应该是谓词性的,也就是“陈述”性的。可是,这两个以“自杀”为核心的宾语都只能用“什么”来提问。显然,用“什么”或“怎么样”提问的方式与谓宾的句法特性不一定有直接关系,不适宜作为检验的手段。

- (12) 警方正在研究最近发生的几宗自杀。  
(13) 突击队正在研究如何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自杀。

- (14) a. 警方正在研究什么?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\* 警方正在研究怎么样?  
 (15) a. 突击队正在研究什么?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\* 突击队正在研究怎么样?

当然,“学习、研究”之类的动词既可以带谓宾,也可以带体宾(体词性宾语),与朱德熙在例(1)b、(3)b和(4)b中所说的谓宾动词有些不同,后者不能带体宾,所以例(16)里的几个句子都不能说。

- (16) a. \* 我觉得这个夏天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\* 我们开始这个假期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c. \* 他打算这种行为。

这并不意味着出现在这些动词后面的就一定是名副其实的谓宾。从例(17)a可以看到,“觉得”后面可以跟一个小句宾语。小句的主语有时候可像例(17)b那样出现在别的位置,或像例(17)c那样干脆不出现,从而形成类似于例(1)b句的结构。“觉得”后面的成分具有小句的地位,其中的动词性成分应该是小句谓语。因此,例(17)里的三个陈述句可以分别用例(18)里的三个句子来提问。

- (17) a. 我觉得这把椅子很舒服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这把椅子我觉得很舒服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c. 我觉得很舒服。  
 (18) a. 你觉得这把椅子怎么样?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这把椅子你觉得怎么样?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c. 你觉得怎么样?

当然,例(17)c句有着多重歧义,“很舒服”的主语可以理解为上文出现的某个名词性成分,更自然的是理解为主句的主语“我”。这一点与例(3)b和例(4)b有些相似。尽管结构与例(17)c不同,“开始”和“打算”后面的成分其实也是小句,其主语不能以显性形式出现,但必须解读为主句的主语,所以例(19)a句中“写小说”的一定是“王蒙”,而例(19)b句中“自杀”的一定是“他”。也就是说,“写小说”和“自杀”是宾语小句的谓语,能够用“怎么样”与宾语本身的性质无关。

- (19) a. 王蒙开始写小说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他打算自杀。

例(2)b与其他三句不同。“喜欢”可以带体词性宾语,也可以带谓宾,但“干干净净的”已经不再是谓词性成分。这一“的”字结构作为体词性成分,应该用“什么”来提问,而“干干净净”应该用哪个疑问代词提问则与这里的分析无关。

### 3 “怎么样”与“什么”的提问对象

“什么”与“怎么样”之间存在意义上的对立,但在用来区分各种谓词性宾语之间的差别时,却不能得到可靠的结果。对此有两种可能的解释:一是谓词性成分充当宾语时内部没有区别,不能分出相互对立的两种情况;二是“什么”与“怎么样”之间的对立并不基于语义,而是基于其他因素,所以提问对象之间的差别不等于体词与谓词的对立。

谓词性成分充当宾语时的确会表现出不同的句法特性,而且这些表现与句法环境有着密切关系,所以第一种可能性不符合汉语的实际,不值得深究。第二种可能性如果成立,则可以提供一条新的思路,更好地解释谓宾的句法地位。从表面上看,“什么”和“怎么样”及其变体“怎样”都是疑问词,而且“什么”是体词性的,“怎么样”是谓词性的,照理应该针对相应的成分提问,但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。例(20)中的“优秀”和“迟到”都是谓词性成分,却只能用“什么”来提问,而不能“怎么样”来提问,所以会有例(21)和例(22)中a句和b句之间的对立。实在要用“怎么样”来提问的话,就只能像例(21)c或例(22)c那样,让“怎么样”作为“的”字结构的一部分起作用。〔1〕

- (20) a. 主角应该由优秀演员担当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我们会处分迟到学生。  
 (21) a. 主角应该由什么演员担当?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\* 主角应该由怎么样演员担当?  
       c. 主角应该由怎么样的演员担当?  
 (22) a. 你们会处分什么学生?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\* 你们会处分怎么样学生?

〔1〕正如吕叔湘(1984/1999: 652)、邵敬敏(1996: 49-64)等指出的那样,当数量成分是“一”,或者隐含了“一”时,可以省略“的”,而说成“怎么一种树”或“怎么个意思”。

## c. 你们会处分怎么样的学生?

另一方面,例(23)a里的“高速”和例(23)b中的“全力”都是体词短语,如果要针对它们提问,却只能像例(24)a和例(24)b那样用“怎么样”或者“怎样”,而不能像例(25)a和例(25)b那样用“什么”。例(20)和例(23)这两组句子之间的差别,在于被提问的谓词性成分在例(20)中是充当定语的,而被提问的体词性成分在例(23)中却是充当方式状语的。显而易见,用哪一个疑问词来提问,并不一定与提问对象的词性相关,反而可能与提问对象的句法地位有关。(吕叔湘 1984/1999;邵敬敏 1996)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(23) a. 列车必须高速前进。   | b. 医生正在全力抢救伤员。   |
| (24) a. 列车必须怎么样前进?  | b. 医生正在怎样抢救伤员?   |
| (25) a. * 列车必须什么前进? | b. * 医生正在什么抢救伤员? |

充当方式状语的其他成分,也同样只能用“怎么样”来提问。例(26)a和例(26)b里的介词短语就只能用“怎么样”来提问,所以例(27)a和例(27)b都是可以说的疑问句,而且分别以例(26)a和例(26)b为答案;而用“什么”提问的例(28)a和例(28)b却不能说。如果一定要用“什么”提问,就只能像例(28)c和例(28)d那样让“什么”作为介词短语的一部分起作用。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(26) a. 刘无非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之下叛变了。 | b. 小偷由屋顶经烟囱进入室内。  |
| (27) a. 刘无非怎么样叛变的?        | b. 小偷怎样进入室内的?     |
| (28) a. * 刘无非什么叛变的?       | b. * 小偷什么进入室内的?   |
| c. 刘无非在什么情况下叛变的?          | d. 小偷由哪里经什么进入室内的? |

如果充当方式状语的是谓词性成分,同样要用“怎么样”来提问。例(29)a里的状态形容词短语“悄悄”与例(29)b里的“悄悄地”便是如此,要像例(30)那样用“怎么样”提问,而且例(29)a和例(29)b都可以用来回答例(30)的问题。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(29) a. 司马其悄悄走出了教室。 | b. 司马其悄悄地走出了教室。 |
| (30) 司马其怎么样走出了教室?   |                 |

与此相同的是,例(31)a里的“开车”和例(31)b里的“拿筷子”这两个动词短语,由于在句子里充当方式状语,所以也要像例(32)a和例(32)b那样用“怎么样”提问,而且例(32)a和例(32)b的简短答案可以分别是“开车”和“拿筷子”。

- 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(31) a. 老马开车上班。  | b. 老刘拿筷子夹花生。 |
| (32) a. 老马怎么样上班? | b. 老刘怎么样夹花生? |

程度状语也要用“怎么样”提问,所以例(33)a中谓语的“异常”及例(33)b中补语的程度状语“十分”,都要用“怎样”或“怎么样”提问。例(34)a和例(34)b分别以例(33)a及例(33)b为答案。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(33) a. 今天的雷雨异常猛烈。  | b. 小刘走得十分平稳。 |
| (34) a. 今天的雷雨怎么样猛烈? | b. 小刘走得怎样平稳? |

另一个可以用“怎么样”提问的是谓语。例(35)a里的谓语以介词“在”为核心,例(35)b的谓语以二价动词“搭建”为核心,例(35)c的谓语以一价动词“走”为核心,例(35)d的谓语以系动词“是”为核心,例(35)e的谓语则以形容词“漂亮”为核心,而例(35)f是所谓的体词谓语句。这些谓语都可以用“怎样”或“怎么样”提问,所以例(36)中的六个问题可以分别由例(35)的六句话来回答。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(35) a. 接班的工人已经在下井途中了。 | b. 抢险队伍先搭建了大批帐篷。 |
| c. 老王刚走。               | d. 小丽也是北京人。      |
| e. 小张的女朋友非常漂亮。         | f. 这头(猪)也二百斤。    |
| (36) a. 接班的工人怎么样了?     | b. 抢险队伍先怎么样?     |
| c. 老王怎么样?              | d. 小丽怎么样?        |

- e. 小张的女朋友怎么样?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f. 这头怎么样?

带“得”补语具有与谓语相仿的地位(Huang 1988: 280- 292; 王玲玲、何元建 2002: 4- 23), 所以例(37)中两句的补语都可用“怎么样”提问, 即例(38) a 和例(38) b 可分别用例(37) a 和例(37) b 来回答。

- (37) a. 一场好戏被搅得冷冷清清了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他已经吃得肚子都鼓出来了。  
(38) a. 一场好戏被搅得怎么样了?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他已经吃得怎么样了?

#### 4 谓词性宾语的类型

句子成分能否用“怎么样”来提问, 主要取决于该成分在句子里的作用, 能用“怎么样”提问的包括方式状语、程度状语、谓语以及地位与谓语相仿的带“得”补语。方式状语多半由介词短语、动词短语和形容词短语充当, 有时候也可以由名词短语充当, 谓语和带“得”补语主要由动词或形容词短语担当, 而程度状语主要由程度副词短语担任。不过, 这并不等于所有的介词短语、动词短语、形容词短语和程度副词短语都可以用“怎么样”来提问, 关键仍然是这类短语在句子里的作用。

另一方面, 可以用“怎么样”来提问的句子成分中, 并不包括宾语, 然而文献中关于谓词性宾语的讨论, 往往以能否用“怎么样”提问为鉴别手段之一(朱德熙 1982; 袁晖 1992; 朱景松 1997; 吕叔湘 1999; 郭锐 2002), 要替谓词性宾语分类的话, 首先要弄明白“怎么样”和“怎样”与谓词性宾语的关系。

能用“怎么样”提问的宾语主要有两种, 可以用带这种宾语的动词为区分标准。前一种动词表示引用转述或主观判断, 宾语表示一个完整的命题。转述动词中的“表示”、“说”、“指出”等在形式句法中称为“桥梁动词”(bridge verb)<sup>[2]</sup>, 宾语是一般所说的间接引语, 有时候可以用“怎么样”提问, 所以例(39)中的两句话可以分别作为例(40)中两个问题的答案。

- (39) a. 老师说不行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上级认为必须及时处理这件事。  
(40) a. 老师说怎么样?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上级认为必须怎么样?

不过, 问题在于“桥梁动词”的宾语实际上是完整的小句, 只是在一定的语境中小句主语失去了语音内容, 以零形式出现。只要有需要, 这种小句的主语就能以显性形式出现, 所以例(39)中各句可以改写为(41)中相应的句子, 以表达更为具体的意思。例(41)中的两个句子都可以用“怎么样”来提问, 但正如像例(42)所示, “怎么样”所问的是宾语小句的谓语, 而不是宾语本身。简单地将这类动词后面的成分归结为宾语, 而且认定这种宾语可以用“怎么样”来提问, 并不符合事实。

- (41) a. 老师说手写的不好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上级认为公司必须及时处理这件事。  
(42) a. 老师说手写的怎么样?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上级认为公司必须怎么样?

例(43)中的“问”、“打听”也是转述动词, 而且其宾语也可以由“怎么样”充当, 尽管这种“怎么样”的辖域只限于宾语。(Huang 1982; 石定栩 1999) 同样, 从例(44)可以看到, “怎么样”只是宾语小句的谓语, 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宾语。

- (43) a. 师长问怎么样了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王志光在打听怎么样了。  
(44) a. 师长问阵地怎么样了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王志光在打听秘书长怎么样了。

“感觉”、“断定”等动词表示主观判断, 其宾语似乎也可以用“怎么样”提问, 所以例(45)中的两句话为(46)中那两个问题的答案。

- (45) a. 老人觉得走不动了。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我看玄。  
(46) a. 老人觉得怎么样?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b. 你看怎么样?

[2] 这些动词之所以称为“桥梁动词”, 是因为其搭建了一条桥梁, 帮助宾语小句中的成分移到主句的句首位置去, 形成诸如“这个人省长说不能用”之类的句子。



b. 李老师正在耐心指点不用笔的画画儿。

(59) a. 民工们还指望着一趟回家过年呢。

b. 李老师正在耐心指点这种用工笔画花鸟。

(60) a. 民工们还指望些什么呢?

b. 李老师正在耐心指点什么呢?

(61) a. \* 民工们还指望怎么样呢?

b. \* 李老师正在耐心指点怎么样呢?

大多数带谓宾的动词兼有前两类的特点,既能带名词化了的谓词性宾语,又能带名物化了的谓词性宾语。“喜欢”、“讨厌”、“乞求”、“支持”和“学习”都属于这里一类。这些动词还可以再进一步细分,比如“喜欢”之类的动词,可以带小句宾语、体词性宾语和谓词性宾语,而“学习”之类的动词,则只能带体词性宾语和谓词性宾语。不过,就这里的讨论而言,这种分类与谓词性宾语的句法特性没有直接关系,也就没有必要从理论上进一步探讨了。从整体上说,这类动词可以像例(62)那样带名词化了的谓词性宾语,也可以像例(63)那样带名物化了的谓词性宾语。无论是哪一种谓词性宾语,都只能像例(64) a 那样用“什么”来提问,而不能像例(64) b 那样用“怎么样”提问。

(62) a. 俄国支持核燃料浓缩。

b. 俄国支持伊朗进行的核燃料浓缩。

c. 俄国支持伊朗的核燃料浓缩和欧盟的武器禁运。

(63) a. 俄国支持德国提出的不在伊朗国内浓缩核燃料。

b. 俄国支持这种小规模浓缩核燃料。

c. 俄国支持这种小规模浓缩核燃料以及以欧元付款。

(64) a. 俄国支持什么?

b. \* 俄国支持怎么样?

按照这里的分析,出现在二价动词后面的谓词性成分其实有两种,一种是真正的宾语,其句法地位与体词性宾语的差别不大,可以是名词化了的动词为核心的名词性短语,也可以是名物化了的动词性短语。还有一种是宾语小句的组成部分,在一定条件下宾语小句的主语是零形式,剩下的谓语看上去似乎是宾语。前一种谓词性宾语只能用“什么”提问,而后一种谓词性成分可以用“怎么样”提问,但却并不具有宾语的地位。这样的分析既考虑到谓词性宾语的句法特性,又考虑到“什么”和“怎么样”的对立,具有一定的优越性,但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现象要做进一步的说明。

二价动词后面的这种谓词性成分有着不同的句法特性,但只有当这些成分的内部结构比较复杂时,其句法表现才比较容易观察,其特性才具有明确的区分作用。如果相关的成分是光杆动词,其句法地位就无法通过句法表现直接验证了。比如说,例(65)中三句的主要动词不同,但后面都跟了同一个“撤退”。这里的“撤退”虽然具有动词短语的地位,但由于内部只有一个核心动词,没有补足语也没有修饰成分,很难从表面形式上确定其句法地位。

(65) a. 司令说撤退。 b. 部队准备撤退。 c. 战士们讨厌撤退。

(66) a. 司令说什么? b. 司令说怎么样? c. 部队准备怎么样? d. 战士们讨厌什么?

不过,这几个“撤退”的句法地位确实不同,在进行提问时可以使用疑问成分也不同。例(65) a 中“说”后面跟随的是普通小句,可以用“什么”针对整个小句提问,也可以用“怎么样”针对宾语小句的谓语提问,因而形成了例(66) a 和例(66) b 的对立。例(65) b 中“准备”后面跟随的是非定式小句,这种小句不能独立成句,也就不能单独由“什么”提问。如果要提问的话,就只能针对小句的谓语,也就是像例(66) c 那样用“怎么样”。只有例(65) c “讨厌”后面跟随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宾语,所以不能用“怎么样”提问,而只能像例(66) d 那样用“什么”提问。

反过来也一样,同样是二价动词“说”后面的成分,例(66) a 用“什么”来提问,就既可以用例(65) a 来回答,也可以用例(67)来回答,因为例(66) a 要问的,是“说”的宾语。“说”的宾语是个普通小句,可以像例(65) a 那样没有显性主语,也可以像例(67)那样带有实质性的主语。如果像例(66) b 那样,用“怎

么样”来对“说”后成分提问,就只能用例(65)a来回答,因为例(66)b中提问的对象是宾语小句的谓语,而宾语小句的主语并没有出现。按照中国人的交际习惯,如果某个句子成分表示的是已知信息,该成分就可以不必说出来,而且通常不应该说出来。(Grice 1978; 何自然、冉永平 2001)既然如此,回答例(66)b这种问题时,宾语小句的主语就不应该说出来。用例例(67)来回答例(65)b因此非常别扭,给人答非所问的感觉。如果一定要用例(67)来回答“怎么样”提问的句子,就应该用例(68)来提问,一开始就把宾语小句的主语明确地说出来。〔5〕

(67) 司令说阻击部队不撤退。 (68) 司令说阻击部队怎么样?

二价动词后的谓词性成分有时会有十分复杂的内部结构,可作为判断依据,帮助我们更好地分辨真正的谓宾和表面上的谓宾。前面说过,可以用“怎么样”提问的、表面上的谓宾实际是宾语小句的谓语,所以必然会呈现典型的谓语特征。如在例(69)a中,“觉得”后的动词性成分中包含情态动词“必须”,而在例(69)b中,“觉得”后出现了表语气的“别”,这些都是小句层面上的成分,结构位置比充当谓语的动词短语还要高,(Chomsky 1995: 289-312; 2001: 18-25)以动词短语为补足语。从这点上说,例(69)a和例(69)b的“撤退”是谓语的核心成分或狭义的谓语,而“必须撤退”和“先别撤退”是广义的谓语。

(69) a. 司令觉得必须撤退。 b. 司令觉得先别撤退。 c. 司令觉得必须怎么样?  
d. 司令觉得先别怎么样? e. 司令觉得怎么样?

也正因为这样,“必须”和“别”可以像例(69)c和例(69)d那样出现在“怎么样”前面。即“怎么样”所提问的对象,可以是狭义的或广义的谓语。像例(69)a或例(69)b这样的句子,既可以回答像例(69)c或例(69)d那样针对狭义谓语进行提问的问题,也可以回答像例(69)e那样针对广义谓语提问的问题。

真正的谓词性宾语则没有谓语的特征,例(70)a、例(70)b、例(71)a和例(71)b“讨厌”的谓宾中出现了情态动词和语气成分,所以都不能说。情态动词可以出现在充当定语的小句中,所以例(70)c是可以说的。需要注意的是,例(70)b和例(71)b不能说同谓词性宾语中出现了否定成分无关,如果宾语是名物化了的动词短语,那么只要不牵涉到语气,还是可以被否定的,所以例(71)c和例(71)d都是能说的。

(70) a. \*战士们讨厌必须撤退。 b. \*战士们讨厌先别撤退。  
c. 战士们讨厌不必要的撤退。  
(71) a. \*战士们无法忍受必须撤退。 b. \*战士们无法忍受先别撤退。  
c. 战士们无法忍受不撤退。 d. 战士们无法忍受这种死不撤退。

只在小句层面出现的句法成分还有一些,比较典型的是表示体貌的标记“着、了、过”。这些成分虽然附着在主要动词上,但却只会同充当谓语的动词短语有关。在形式句法的框架里,体貌成分一般都处于远高于动词短语的位置上,也正是表现这一特点(Chomsky 1995: 289-312; 2001: 18-25)。既然如此,例(72)a和例(72)c宾语小句的主要动词带“过”和“着”就理所当然了。“着、了、过”的这一特点同小句的主语是否以显性形式出现无关,所以例(72)b和(72)d也同样可以接受。这两例中的宾语看上去只有一个动词短语,这正好从另一个侧面证明这种表面上的宾语其实是谓语。

(72) a. 老板认为警察来过好几次了。 b. 老板认为来过好几次了。  
c. 我觉得门最好开着。 d. 我觉得最好开着。

## 5 余论

朱德熙(1982: 101-102)将谓宾一分为二,一种保留了谓词性成分的基本特征,另一种则表现出与

〔5〕值得注意的是,例(67)还是可以用例(64)a来回答的,以避免重复宾语小句的主语。

谓词性成分不同的特征。这样不但抓住了问题的本质,也为正确分析这一现象指出了方向。本文从句法表现的角度来考察这两种谓宾,主张前一种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宾语,而是宾语小句的谓语;后一种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宾语,而且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,一类是动词短语套上了名词短语的外壳,即名物化了的动词短语,还有一类由名词化了的动词充当核心,是实质意义上的名词短语。

这种分析是基于对小句、简单句、复合句、单句和复句这些句法概念的认识,以及对于零形式句子成分的认识。现代语言学中的小句,是由主语和谓语构成的完整句法单位,其中的主语、谓语甚至主、谓语的组成部分,都可能以没有语音内容的零形式出现。带有零形式的小句表面上结构不完整,但却并不影响其发挥小句的作用,也就不应该因此而取消其小句的地位,完全当作谓词短语或体词短语去分析。与此相关的是汉语中单句和复句的对立。在大多数语言中,小句可以在交际中独立发挥作用;也可以同其他小句并列,共同充当语篇中的独立单位;还可以在另一个小句中充当主语、宾语、定语或状语,成为从句(subordinate clause),而带有从句的主句(matrix clause)仍然可以独立发挥作用,成为句子。现代句法分析中通常称第一种情况为简单句(simple sentence),第二种情况为复合句(compound sentence),第三种情况为复杂句(complex sentence)。目前的汉语语法分析中,小句通常被视为主谓短语,可以在句子中充当主语、谓语、宾语等成分,大多数复杂句因此被归入了单句。汉语语法界所说的复句中,并列复句是现代句法所说的复合句,偏正复句则是复杂句的一部分,即(状语)从句前移或后置了的复杂句。从理论上说,这两种分析方法都可以全面准确地分析汉语的小句和句子。唯一需要注意的是,两种分析所划定的(简)单句范围不同,不小心将二者混为一谈的话,就会造成混乱。

尽管基本出发点和论证方法各有千秋,结论也有一些差别,本文的思路与朱德熙(1982: 101-102)和郭锐(2002: 87-88)关于“指称”和“陈述”的观点其实十分相像。只是本文依照现代语言学的惯例,从语言实际出发,从现代句法角度重新演绎了朱德熙的有关论述,力求更准确地描述有关现象,同时找出一种可操作性较强,也更符合一般人语感的分析方法,为今后处理类似的情形提供一种选择。

## 参考文献

- 郭锐 2002 《现代汉语词类研究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- 何自然 冉永平 1993 《语用与认知——关联理论研究》,北京: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。
- 黎锦熙 1992 《新著国语法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- 黎锦熙 刘世儒 1960 语法再研讨——词类区分和名词问题,《中国语文》第1期,5-8页。
- 刘晓梅 2007 来自粤方言的超量级程度副词“太过”,《中国语文》第5期,417-418页。
- 刘月华 潘文娉 故 韡 2001 《实用现代汉语语法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- 吕叔湘 主编 1984/1999 《现代汉语八百词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- 孟琮 郑怀德 孟庆海 蔡文蓝 1999 《汉语动词用法词典》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- 邵敬敏 1995 “怎么”疑问句的语法意义及功能类型,载《语法研究和探索》(七),185-199页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- 邵敬敏 1996 《现代汉语疑问句研究》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。
- 石定栩 1999 疑问句研究,载徐烈炯主编《共性与个性——汉语语言学中的争议》,40-75页,北京: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。
- 石定栩 2001 形容词重叠式的句法地位,《汉语学报》第2期,70-75页。
- 石定栩 2004 动词的名词化和名物化,载《语法研究和探索》(十二),255-273页,北京:商务印书馆。
- 石定栩 2005 动词的“指称”功能和“陈述”功能,《汉语学习》第4期,3-10页。
- 史振晔 1960 试论汉语动词、形容词的名词化,《中国语文》第12期,422-425页。
- 王福庭 1960 “连动式”还是“连谓式”?(上),《中国语文》第6期,281-284页。

- 王福庭 1960 “连动式”还是“连谓式”? (下),《中国语文》第10期, 339- 342页。
- 王玲玲 何元建 2002 《汉语动结结构》,杭州: 浙江教育出版社。
- 温宾利 2003 《当代句法学导论》,北京: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。
- 袁 晖 1992 动词性宾语句与相关句型的选用,载《语法研究和探索》(六), 166- 175页,北京: 商务印书馆。
- 中国语文杂志社 1956 《汉语的主语宾语问题》,北京: 中华书局。
- 中学汉语编辑室 1956 《“暂拟汉语教学语法体系”简述》,北京: 人民教育出版社。
- 朱德熙 1961 说“的”,《中国语文》12月号, 1- 15页。
- 朱德熙 1982 《语法讲义》,北京: 商务印书馆。
- 朱景松 1997 陈述、指称和汉语词类理论,载《语法研究和探索》(八), 197- 204页,北京: 商务印书馆。
- Chomsky, N. 1970 Remarks on Nominalization, In *Readings in English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*, Roderick Jacobs and Peter Rosenbaum (eds), 184- 221, Waltham, MA: Ginn.
- Chomsky, N. 1981 *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*, Dordrecht: Foris.
- Chomsky, N. 1995 *The Minimalist Program*, Cambridge: The MIT Press.
- Chomsky, N. 2001 Beyond Explanatory Adequacy, *Monograph of MI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*, No. 20.
- Grice, H. P. 1978 Further Notes on Logic and Conversation, In *Syntax and Semantics: Pragmatics*, P. Cole(ed.) 9, 113- 127. New York: Academic Press.
- Huang, C.-T. J. 1988 Wo Pao de Kuai and Chinese Phrase Structure, *Language* 64, 274- 311.
- Tsai, W. T. D & Chang, M. Y. 2004 Two Types of *Wh*-adverbials: A Typological Study of *How* and *Why* in T sou, In *Linguistic Variation Yearbook 2003*, Pica, Pierre (ed.), 213- 236, New York: John Benjamins.

## 作者简介

石定栩,男,1949年生,湖南人。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教授,美国南加州大学语言学系博士。主要研究领域为句法理论、句法和语义的界面关系、汉语句法、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异。

# The Syntactic Status of Verbal Objects

Shi Dingxu

*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Bilingual Studies,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,  
Kowloon Hong Kong*

**Abstract** Chinese verbal phrases can function as objects and that these objects have different syntactic behaviors. It is often assumed that some of the verbal objects, which can be replaced by *shenme* “what” in question formation, have been nominalized while others, which can only be replaced by *zenyang* “how”, have retained their verbal status. However, there is strong evidence that the contrast between *shenme* “what” and *zenyang* “how” is determined by the syntactic function of the constituents being replaced but not by their part of speech status. The verbal objects that can be replaced by *zeyang* “how” are actually the predicate of the object clauses and they themselves are not objects.

**Keywords** verbal object what and how nominalization of verb nominalization of VP